

餐厅偶遇

◎文奕涵(河南开封)

晚上去吃饭比较晚,餐厅里基本上没什么人了。看到一个穿校服的小姑娘坐在角落里看书,我走过去问她看的什么书,她把封面展示给我看,竟是一本《红楼梦》,虽然是少年儿童版的,但我依然惊喜于她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会选择这部书。我把吃饭的事情抛之脑后,坐下来跟她聊了起来。

她是六年级的小学生,爸爸妈妈都在餐厅工作,她放学后在这里等爸爸妈妈忙完一起回家。我问她看这本书是不是老师布置的作业,她摇了摇头:“是我自己想读的。”除了这本,爸爸妈妈买给她的书还有好多。

我说我最近也在看这本书,或许我们可以交流一下。她笑着说:“好啊!”于是,我们从宝玉聊到黛玉,从黛玉聊到宝钗。我惊讶于她的表达能力和阅读能力,看样子她已经读过不少书了。

走之前我问她喜欢读书吗?她毫不犹豫地回答:“喜欢。”

我提着饭走在回宿舍的路上,反复想着她这一句“喜欢”。前些天老师上课说过的一句话也突然出现在耳旁——“这么多优秀的古代文化典籍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我们面前,可惜如今想读、能读的人却很少。”其实不止是古代文化典籍,近现代和当代也有不少好作品。只是在现代工业文明和快节奏生活的冲击之下,人们忙于生计,能够静心读书的时间被大幅压缩、挤占,与书渐行渐远,何谈“喜欢”读书?古人所述的“书卷多情似故人,晨昏忧乐每相亲”在今时今日只怕是很难见到了。所以当听到这个小姑娘坚定的回答时,我确实感到很高兴,高兴之余也有一丝惭愧。我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,日日与各种书籍打交道,但有时读书不免带有功利性目的,说到底还是失却了那份纯粹。

书籍承载着民族的精神脉络,内蕴着文化的发展流变,寄托着代代文人的价值理想。书籍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,连通着不同时代、不同空间的人。正如王羲之所言:“每览昔人兴感之由,若合一契,未尝不临文嗟悼,不能喻之于怀。”正因为有书籍的存在,我们才有可能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,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觅得与自己情感灵魂相契合的知己。因为书籍,才有了更多可能性,对个人来说是如此,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如此。所以当我们正在为精神生活匮乏而苦恼时,不妨选一本自己感兴趣的,读一读,试着发现书中的美好。希望有一天在面对“你喜欢读书吗”这个问题时,我们都可以坦然坚定地回答:“喜欢”,希望我们都能真正走进书的世界,享受心灵上的愉悦。



洛阳牡丹园的牡丹

◎孟玉璞(河南平顶山)

去洛阳牡丹园,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种叫正紫红的牡丹。我不知道这紫色的牡丹为何会起这个名字。但是那花的紫色正得让人屏气敛声。紫色本是忧郁之色,深邃之色,而这紫色倒有一种端庄和凝重,稍加一分黑则有了阴衰之气;稍加一分白则有些娇俏了,妩媚之气顿显;如果加一分红,则有些炫弄了。而且花朵先有几瓣大的托着,然后在此之上又有稍稍稍碎的花瓣攒起,像是戏台上女子头上勒着的大花团突出在上面,立体有层次感,我转了整个园子,一直被它吸引着,禁不住一次又一次给它拍照。

还有一种紫色的牡丹叫青龙卧墨池,绿色的花蕊在浓郁繁复的紫色花瓣中若隐若现,有

一种曲折之美。而这花瓣的紫色也是我所喜欢的,不忧郁,但深邃。紫色里虽然加了墨,却由于花瓣的厚重质地和明亮的闪光,让它同时拥有了深沉与热烈之美,并不纤细的绿色花蕊若隐若现地游走其间,给这花平添了几分活泼和生机。

叫“日暮”的牡丹,夕阳落山的黄淡淡地洒在晶莹剔透的红色花瓣里,是古装戏里明眸皓齿的女子常穿的那种薄纱裙装,柔和的红里通透轻盈。看着这种牡丹的红,不知怎地让我想起了《牛郎织女》的传说:黄昏的霞光映红了西天,让人生出旖旎的惆怅,天上的织女在夕阳西下的黄昏里飞往人间,碧波荡漾的湖泊,绿草被粉红微黄的霞

光剪了影,织女们七彩的纱衣矮矮地挂在岸上那棵青翠墨黑的树枝上,不能挂得太高了,因为她们是被地上的美景所吸引,犯着天规偷偷地跑下来的。她们撩着水泼洒着,互相调笑嬉戏着,沉浸在越规的欢乐里……

“贵妃醉酒”牡丹是淡紫色的,这紫里有些粉和白,是有些许忧郁之气的,但却因为花朵之大,气势之盛,依然不失雍容之态。像是贵妃醉酒之后,思君君不来,有种金樽空对月的伤感。平时,我们见惯了富贵雍容光彩明丽的耀眼排场,却很少见这种清冷落寞哀婉动人的另一面。所以,在牡丹花丛中,我一眼便看到了它,它有另一种独特的美。

皂角树

◎曲令敏(河南平顶山)

皂角树是落叶乔木,寿命长,能活数百上千年。

我在小城的北山见过很多皂角树,有大有小,有的成排挤在一起,像灌木。

最大的一棵在平顶山半坡,在一处废弃村落的东南角,有一棵三人合抱都抱不住的皂角树,树根虬曲,裸露在地面上,好大一片。

村里人说,这棵树是诸葛亮的叔叔栽的。

山下有诸葛庙村,今已淹没在高楼大厦之中。有史料记载,诸葛亮十来岁的时候跟叔叔在这里生活多年,后来去了南阳。清《叶县志》有载:“诸葛坟墟在县北平顶山下,有隋开皇二年(公元582年)断石幢云此地有诸葛之旧坟墟。隋去三国未远,言必有据,今山下稍西有诸葛庙,后有金鸡冢,疑即武侯父祖葬处。”

皂角树未必是诸葛亮所栽,但诸葛家的祖坟确实距此不远。

另外一棵皂角树在平煤一矿北约三百米处,两大树干夹着棱角锐利的石块儿,裸露的树根也裹着大石块儿。树身十多米高,树冠半亩多大,开长串穗状绿花儿。我每次经过,都会看见成群的鸟儿或栖在枝间,或围着大树盘旋。

不知道是两棵树长在一起了,还是同根分生,这棵皂角树坚韧得让人惊叹。

还有一棵地标性的皂角树,长在平顶山和落凫山相接的山口,树下有山神庙。

后来,我在郊县见过的大皂角树就更多了。传说也多,综合起来有几种:古老的皂角树上有仙有妖,几百年的大树还能修成大将军,为庄户人家守宅护院。久而久之,皂角树就有了大将军树之称。

皂角树原产于中国,有5个不同种属。有人说皂角树分雄雌,但都开花,雄树刺少,结果小且稀;雌树刺长,还多,结果稠。雌树高大威猛,雄树相对弱小,所以又有“妻管严”之说。

皂角刺是个好东西,作为主药,与其他中药配伍,能治小便淋闭、胎衣不下、乳痈、大风痲疮等多种疾病。

我小时候曾经用皂角洗衣服、洗头。先把皂角泡软,捶出白沫,抹在领口和袖口,搓净了,碎皂角再和衣服裹在一起捶,洗出来的衣服凉丝丝的带着清香。

砸开皂角子,里面有一层茧子一样的胶质,好吃,但不挡饭。

皂角的药用价值很高,千余年来,民间流传下来与皂角和皂角刺相关的验方不下数十种,比如:二便不通,烧皂角,研为末,取三钱,稀饭送服,立通。胎衣不下,取皂角刺烧成灰,三钱,酒送服,另嚼葵子三五粒,以患处如针刺为见效……

皂角作为中药材,如今全国各地已有大面积种植,河南嵩县就种有5万多亩,其中有一枚刺大过手掌的大刺品种,也有结角稠密的多果品种。它们成垄成行,灌生丛长,年产值近两亿元,已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。

